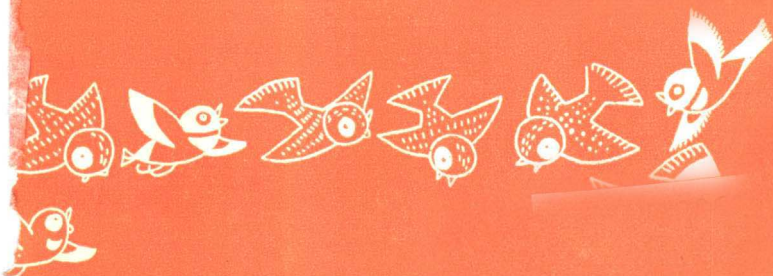




文学少年丛书



雀儿妈妈和它的孩子



文学少年丛书

雀儿妈妈和它的孩子

邱勋 著
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沈阳

雀儿妈妈和它的孩子

Queer Mama He Tade Halzi

邱 勋 著
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印张5·字数76,000

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3,500

统一书号: 10289·33 定价: 0.48元

目 录

换儿姐.....	(1)
晶晶.....	(14)
雀儿妈妈和它的孩子.....	(25)
春草图.....	(40)
两枚校徽.....	(64)
NO! NO! NO!	(70)
看电视.....	(78)
照片.....	(85)
二翠当老师.....	(105)
阿苗.....	(114)
长水.....	(120)
“炮兵班长”	(126)
小犁儿.....	(135)
妈妈不在家的时候.....	(140)

换 儿 姐

俗话说，七岁八岁狗也嫌。那一年，我正是这种“狗也嫌”的年纪。

我村村北有一条河，名叫响水河。冬春枯水季节，干河套里堆满鹅卵石，白花花一片。可到了夏天，山洪从上游的沟峪里滚下来，老牛一样吼叫着，河水就拥挤拥挤，涨满了整个河床。小河在关帝庙前打个滚身，旋出来一个丈把深的大水潭。对于我们那些小把戏来说，这算得上一个天然的游泳池了。

那是个夏天的中午，刚吃罢饭，顶着大毒日头，我们几个人便一阵风来到了河边。钻到小桥旁的矮树棵子里，脱得赤条条一丝不挂，便一个个尖声怪叫着冲上了堤岸。

但是，我们冷丁缩下身子，一齐怔住了。

关帝庙前的河湾里有一棵柳树，下面摆着几块

平整光滑的捶布石。住在东街口寨门旁的一个小闺女，奶名叫换儿的，正一个人在树荫底下洗衣服。她那年大概有十二三岁，穿一件紫花线方格土布汗褂。随着她两手的搓动，身后那条油黑的独根辫子，正很有节奏地左右摆动着。洗过的衣服，已经在乱石滩上晒了一大片了。

“她倒挺会挑地场，哼！”同聚说。

“咱们来晚了一步，叫她把好地场占去了！”福元说。

“咱再靠，靠前走，走吧……那里也，也有个小，小水湾！”门楼说。

门楼是个结巴，他心眼儿好，可笨得出奇。由于背不过书，经常挨老师的戒尺，小手三天两头肿得象只小蛤蟆。他那些话我们当然听不进去。我哼了一声说：

“门楼，你自个儿去吧！前面那个小水湾，水能淹到你的小腿肚，保险呛不了水，比这里强多啦！”

门楼吭哧吭哧喘着气，不响了。

“换儿！”我身子藏在堤坝后面，大声尖叫起来，“你奶奶喊你啦，叫你赶快回家！”

换儿扭过脸来，望了望堤岸上我们那一排小脑

袋。只听她冷笑一声，高声回答说：

“还是念书识字的学生哩，墨水都喝到狗肚里去啦？提名哆嗦姓的，这奶名儿也是你叫的？——你们每人叫我一声姐，我就走！”

我们哪个也不愿意叫。真的，连她亲弟弟狗来子也不叫她姐姐，从来都是喊她的奶名儿。换儿上头还有两个姐姐，名字都是奶奶给起的。大姐叫骗儿，二姐叫哄儿，她就起个名字叫换儿。那意思是说，送子娘娘骗了她家，哄了她家，光给送来些女娃子，到后来好容易才“换”来个宝贝疙瘩狗来子。这狗来子那年才五岁，还没有上学。小家伙横得不行，奶奶宠着他，姐姐让着他，从来不把换儿放在眼里。这时候，只见他吸一下鼻子，大声说：

“你们等等，看我的！”

于是，他带领两个跟他一般大的小猴儿，赤条条爬上了小桥。只见他们岔开两腿站在桥顶上，对着向换儿那里流动的河水撒起尿来。他们鼓足劲，努力要尿得远些，水线划个老大的弧圈哗哗落进水里。一面听他们尖声喊叫着：

“下雨了！下雨了！好大雨啊！”

换儿低下头，脸儿红红的，一声不响。但她稳稳地坐在捶布石上，身子生了根一样，用力一下一

下搓着衣服，一点也没有要走的意思。

看来这一招并不灵验。由于奶奶不在跟前，狗来子也没有多大神通，过了一会儿只好垂头丧气地退回来了。

正午的太阳烘烤着光光的身子，小伙伴们一个个早就汗淋淋的了。我们大眼瞪小眼，心里油煎火燎一般。那清凉的河水离我们不过十几步远，但是，眼看今天的澡却是洗不成了。

士气越来越低，福元和同聚气哼哼地在穿衣服，看来他们准备回家了。

“等一等！”我说。

我把大伙叫到跟前，告诉他们，咱该唱个歌儿给换儿听听。大家一听，一个个龇牙咧嘴笑起来。于是，我喊个“一、二”，小把戏们就直着脖子一齐喊道：

王官庄，不嫌脏，
洗脚水，烧辣汤，
脚趾盖，当生姜，
不吃不吃又盛上！

听大人们说，换儿已经寻好了婆家，早就换过



了庚帖，她的婆家就是王官庄！换儿听到这喊声，那脸早腾地红到了耳根，手里那捶布的棒槌也别别拉拉捶不出点儿来了。

这一来，我们的兴头越来越大，嗓门儿也越尖越响了：

王官庄，三间房，
娶个媳妇好模样。
谁送亲？小和尚。
谁抬轿？屎壳郎。
摊个女婿二指长！

我们山猫野兽般大喊大叫，唱了一遍又一遍。最后，换儿终于支持不住了。她红着脸站起来，手里提着湿淋淋的、没有洗完的几件衣服，头也不敢抬，急急忙忙地向小河下游逃去了。

我们唿哨一声冲下堤岸，象一个个小驴粪蛋子一样滚进了河里。柳树的浓荫正巧遮住毒热的阳光，温软的、清凉的河水轻轻抚摸着光溜溜的身子，别提有多么舒服啦！

这个河水旋出的水潭有半个场院那么大，深的地方可以没顶，浅的地方刚好淹到肚脐眼儿。狗来

子他们几个小些的在浅水里打扑腾，同聚和福元已经游到水潭中心了。

“看我试试这里有多深！”同聚喊道。只见他闭起眼睛，捏住鼻子，身子一缩就沉进了水底。深水里冒出来几个水泡泡，水面上不见了同聚的影子，单剩一只小手在轻轻摇摆着。过了一会儿，只听“噗儿”一声，同聚又浮了上来。他摇晃一下毛儿盖上湿漉漉的水珠，嘻开嘴，朝我龇牙一笑，挑逗地说：“过来吧，这里不深！”

我这人特笨，到那时连狗刨式还没有学会。可看到同聚和福元在深水中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，心里却又急得难受，痒得难熬。后来，我突然想出了一个好办法。我爬上岸，钻进树棵子，找来了我那条青布单裤。那是一条老式裤子，裤腰很深，象一条带岔儿的口袋。我把裤子在水里浸湿，挽住两只裤脚，然后撑开裤腰，迎风猛力一抡，裤子立即鼓鼓的，象个大肚儿猪崽了。我用布腰带扎住裤腰，身子趴了上去。骑着这个风布袋，水潭再深我也不怕了。

我两手扒水，双脚踢起一片片水花，兴冲冲游向了同聚。

我尖声怪叫着，穿过深水潭，游了一趟又一

趟。

时间悄悄地滑走，日影儿已经歪了。

俗话说：乐极生悲。我游得兴头正浓，不知怎么一来，肚皮底下的裤子突然瘪了。大概是裤脚或裤腰没有挽紧，或是裤缝儿被绷得开线了。我没顾得喊出声，身子便象只秤砣一般沉进了水底。

后面的事我想不必细说了。我不知喝了几口河水，直呛得晕头转向。多亏同聚推了我几把，福元又蹬了我一脚，闹腾了一阵，好容易才把我掀到浅滩上来。

等我魂灵儿归了卯窍，这才发现：我的裤子不见了。

天色已是起晌时分，下地干活的人们已经出村了。小桥上走过来几个年轻女人，她们叽叽嘎嘎说着闲话，有人还朝河里望上一眼。我下身蹲到水里，单露出一个脑袋，一动也不敢动；刚才唱歌谣招惹换儿时那分通天的本事，早已烟消火灭、无影无踪了。

小伙伴们都已穿好衣服，急急忙忙跑到小河下游，替我找裤子去了。等了好久，他们才一个个空着两手跑了回来。头几天刚下过一场大雨，河水湍急，我的那条裤子，看来已经给冲到没影儿的什么

地方去了。

这时，从村子东南角学校的方向，“当、当、当”，传来上课的预备钟响。

听到钟声，同聚和福元几个，神色立即紧张了起来。我们那位老师，是官亭街一位当年的秀才，据说学问很深。他学问深的标志，除了架在鼻梁上的那副深度老花镜以外，就是威严地摆在案头的那条发着乌幽幽光波的青铜戒尺。它有尺把长，寸把宽，上面刻着“教不严，师之惰”几个篆字。用它打起手板来，声音又脆又艮，我们中间每个人都曾领受过那份滋味。这位老师把我们下河游泳几乎看成大逆不道，如果哪个犯了，每人十板，现打不赊，谁也休想逃过！

同聚和福元已经顾不上管我，抱歉地朝我咧咧嘴，头也不回，一溜烟朝村子跑去了。狗来子几个小猴儿，也都没了主意，他们跟在同聚和福元后头，一霎时都也不见了踪影。

小河里只剩我孤零零一个人，流水那哗哗的声音听得分外清晰了。村子上空，钟声还在悠悠地响着。我心里一急，眼泪叭嗒叭嗒滚下来。我越想越怕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渐渐变成号啕大哭了。

“怎么啦？”耳边忽然传来换儿的声音，“谁

惹着你啦？”

我横起手背擦一把泪，抬起头来，只见换儿正在收拾她先头洗过的衣服。她直直地望着我，嘴角弯一弯，一副似笑不笑的样子。我连忙红着脸朝下一蹲，身子全都藏进了水里。

“我的裤子丢了……”我抽抽嗒嗒地说。

“一条破裤子，算不了什么！你娘不是疼你吗？回家再让她替你做一条！”她笑着说。

“我进不了村，不能上学了。”我又轻声说。

“怕什么呀？”换儿弯弯的眉毛闪跳了一下，一排细细的牙齿轻轻咬了咬薄薄的嘴角，“你这么光着身子进村就是啦！你大概比狗来子还小几岁，一个人不懂的小猴儿，人们不会笑话你！”

我听出她在奚落我，低下头，一声也不敢响。我那模样儿一定是又傻又可怜，换儿掌不住，望着我喷儿一声笑了。

“你刚才领头唱那号丑歌儿的本事呢，哪里去了？”又听换儿笑着说，“不要紧，冲着你编排别人那份能耐，老师说不准会少打你几戒尺！”

一想到那青铜戒尺将要重重地打到我的小手，上面的小蛤蟆也许比门楼的掌心肿得更高更紫，我不由抽抽嗒嗒又哭起来了。

“噢，不到二月二，怎么就炒起爆豆儿来啦！”换儿又撇撇嘴，笑着说，“刚才狗来子撒上些尿，你这阵又洒上些泪，这条河今儿个这么不走运，挺干净的河水让你们给弄脏了！”

显然，她是幸灾乐祸，在向我进行报复。我心里暗暗生起气来，低下头，不理她了。

换儿已经收好晒在沙滩上的衣服，一件件叠得整整齐齐。最后，她抖开一件她自己的紫花线方格裤子，象是自言自语地说：

“这里倒是有一条裤子，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穿……”

我连忙抬头望了望那条裤子，但立即又叹口气，轻轻摇了摇头。

换儿并没有看我，但她似乎已经猜出了我的心思。又听她忍住笑，说：

“这是一条新裤，刚洗过头一水，有什么不好啊……”

我低着头，不说话。

换儿站起来，走到河边，拔出几大把鲜嫩的水草。她两手用力一拧，水草的汁液就从她手指缝里缓缓地流下来。她把裤子平展展铺在沙滩上，让水草那粘粘的、墨绿色的汁液，均匀地洒到布面上

去。

我感到好生奇怪，不知道她要弄些什么名堂。

换儿家里很穷，二亩山沟薄地还不够完粮纳税。她娘没了，两个姐姐也早已出嫁。她爹是个罗锅儿，干活顶不了半拉人。一家人全靠换儿纺线织布，用来贴补家用。月光下，换儿总是把纺车搬到小院里，车轮儿嗡嗡叫，飞转着摇成一团雾，纺出来一个个棉线穗儿。她早就学会了拐、挑、浆、经、织，夜深了，她家小窗上还闪着昏黄的光亮，织布机还在“哐当哐当”响着，一直响到东方泛出淡淡的青光。不知她忙活了多少个夜晚，才赚出来这点线，给自己织了这身方格土布裤褂。在当时的农村，这就算十分宝贵、很够时样儿的一身装扮了。

但是，现在她仿佛根本没有想到这些。又见她捧起一捧细土，撒到了裤子上，手里握住一把嫩草叶，在布面上用力搓动起来。不一霎，那条裤青中夹乌，乌中泛黄，看不出原来的模样儿来了。

“按说我就不该管你的闲事！”换儿自言自语地说，“可你又擦眼抹泪，出这份败兴样儿，叫别人眼里看不下去！”

她把裤子放到我身旁不远的一块石头上。

“凑付着穿一穿吧！”又听她说，“你老师那

份老花眼，只怕看不出来了。”

不用说老师，就是我的那些同学，还有街上的人们，现在谁也不会看出它原是一条女裤来了。

“当！当！当！”上课的钟声响了。

我什么也顾不得多想，一把抓过裤子，飞速穿到了身上。

换儿背过身去，一声不响，静静地站着。等我刚刚穿好，她立即回过脸来，递给我一条细细的花布腰带。那是从她的腰带上扯下来的一条布缕缕，上面还带着她身体的微温，竟不知她是什么时候弄开来的。我慌忙接过来，飞快扎紧了裤腰。抬头看时，只见她的腮角上，一抹淡淡的、羞怯的红晕，正轻轻扩散着，扩散着……

我拔腿就跑。但只跑出两步，就又冷丁停了下来。我望着换儿，两眼湿润了，呐呐地说：

“姐姐，我，我走啦！”

我飞速穿过村街，跑向学校。在我那位老师迈着八字步走进课堂之前，我踏着最后一记急促的钟声，飞步冲进了教室。

从那，我没再唱过那刺伤换儿姐心灵的丑歌儿，再也没有叫过她的奶名儿。

一九八三年三月